

高爾基作品集

★ 胡明譯

我的大學



(附“自殺”)

插畫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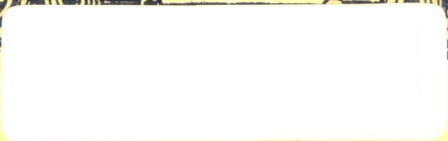
上海光華出版社刊行

2197
00145
8

我的大學



光華出版社





М. Тархан

我正是這樣動身到喀山大學去求學。

中學生耶孚倫諾夫，對我指點了關於大學的念頭，他是一個和藹的青年，有着女人般嫵媚的眼睛的美男子。他和我住在一幢屋裏，他住在欄樓上，時常看見我手裏拿着書在讀，這使他覺得很高興，我們彼此認識了，耶孚倫諾夫很快就對我懇切地說，他認為我具有「研究科學的特殊才能」。

「自然創造您是爲着服務科學。」——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美麗地搖蕩着他的鬢一樣的長頭髮。

我那時還不知道，家兔般的角色也能服務科學。然而，耶孚倫諾夫却這樣美滿地對我證明了：大學正是需要像我這樣的青年。自然，這驚動了米哈意洛·洛摩諾索夫的影子。耶孚倫諾夫說過，到喀山去，我好住在他家裏，秋天和冬天以後，我就可以修畢中學的課程，「隨隨便便」考試一下，——他並且這樣說過，——「隨隨便便」大學就會給我官費，過了五年以後，我就會成爲一個「學者」。一切都是很簡單的，因爲耶孚倫諾夫只有十九歲，並且他懷着一顆善良的心。

他考試以後就走了，過了兩個星期，我也跟着他出發了。

RW 76/07

外祖母替我送行的時候這樣勸告我：

「你不要對人發脾氣，你總喜歡對一切人發脾氣，冷酷地並傲慢地站立着！這是你外祖父傳給你的，可是，你外祖父怎麼了？活着，活着，變成了傻子，過去了，他是一個可憐的老人呵！你有一點要記着：不是上帝在裁判着人們，這是對魔鬼諛媚的！唔，別了，……！」

她從褐色的、瘦削的頰上，拭去了乾枯的眼淚，又說道：

「我們不能再見面了，你是一個沒有落住的人，跑得很遠了，而我呢？也快要死了……！」

最後的一刻，我離開了這位慈愛的老人，甚至很少望她一下，可是，這時我突然痛苦地感到：無論什麼時候，我再也不能會見這樣親切地、這樣慈愛地接近我的人。

我站在船尾上，眺望着她在那裏做什麼，看見她站在碼頭邊緣，一隻手在畫十字，別隻手用破舊的披巾的末端，在拭自己的面部，在拭因對人類永不磨滅的愛而充滿了光輝的朦朧的眼睛。

我就這樣住在一個半韃靼式的城中，住在一層房屋的窄狹的宿舍裏。這幢小屋孤獨地屹立在小小的山丘上，座落在一條狹隘而且窮苦的街道的盡頭，牠的一面牆對着火燒了的空場，這個空場上稠密地長滿了雜草；在苦艾、牛蒡、馬藜叢中，在接骨木叢中，隆起着一幢倒塌了的磚造的房子的瓦礫堆，在這個瓦礫堆下，有一個闊大的地窖，一些沒有家的野狗們，在這裏自生自滅。這個地窖很值得我記念，牠是我的一個大學。

耶孚倫諾夫的一家——母親和兩個兒子，靠貧民救濟費生活着。我初來的幾天就看出來了：這個矮小而且蒼白的寡婦，當她由市場回來，把買來的東西解開放在廚房的桌子上的時候，她是帶着怎樣的悲劇般的哀

感來解決困難的任務呵！即令把自己撇開這小小的一塊壞肉怎樣能够做成足夠三個健康青年吃的好食料呢？

——當馬拖貨車上山的時候，明知拖不上去，却仍然望上拖！

她是沉默寡言的；在她的灰色的眼睛裏，凝結着用盡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的馬一樣絕望的並馴良的固執；

我：我到這事經過了三天以後，早晨，小孩們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在廚房裏幫助她洗菜，她輕聲地並小心地問

「您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求學，進大學去。」

她的眉毛，望上爬得和額上的黃皮膚繃到一起了，她把刀切傷了自己的手指，流着血，坐落到了椅子上，可是，她馬上又跳起來，說道：

「呵，魔鬼……」

她把毛巾裏好了受傷的手指以後，對我誇獎道：

「您很會洗馬鈴薯。」

噢，還能不會嗎！我於是把我在輪船上服務的情形告訴了她。她又問道：

「您以爲這就足夠進大學嗎？」

在那時，我對於滑稽可笑的事情還不大明白。我把她所提出的問題看得很認真，並且告訴她活動的程序，

在這種活動程序的末了，科學聖殿的門就當然會對我打開着。

她嘆息着：

「唉，尼古拉，尼古拉……」

在這一個瞬間，他却走進廚房來洗臉了，他是剛剛睡醒的，頭髮亂蓬蓬的，和時常一樣快活的。

「媽媽，做點肉餃子吃好吧！」

「是好的。」——母親同意了。

我希望誇耀一下我的烹飪術的知識，就說道：要做餃子，這些肉太壞，並且也太少。

華爾華拉·伊凡諾夫娜即刻就生氣了，對我說了幾句這樣有力的話：使我的兩耳充滿了血，並且向上豎起來了。她把一札紅蘿蔔拋擲桌子上，就從廚房裏走出去了，尼古拉却對我丟了一個眼色，用這樣的話來說明她的舉動：

「沒有靈魂……」

他坐在板凳上並且告訴我，一般說來，女人都要比男人更神經過敏些，這是她們的天性，這是被一位飽學的學者——好像是瑞士人——不容爭辯地證明了的。英國人約翰·司徒爾特·穆勒也說過一些關於這種道理的話。

尼古拉很喜歡指教我，他利用每個方便的機會，把某些必要的、缺少他就不能生存的東西，灌進我的腦子裏。我貪得無厭地聽他的指教，以後，我把佛科、拉羅士·佛科、拿羅士、渣克倫三個人沉成了一個人，我記不清楚

這兩個人是斷斬了誰的首級？是拉伐齊，斬了鳩樸利的首級呢？或相反地是鳩樸利，斬了拉伐齊的首級呢？這位光榮的青年誠心誠意地希望「使我成人」，他確信地對我應允了這事，但他沒有時間及使我認真研究的一切其他的條件。青年時代的利己主義和輕率，不容許他看到母親費盡怎樣緊張的體力和心機來處理家務，他的兄弟，是一個憂鬱的、沉默的中學生，更少感覺到這一點。而我呢，很早就異常清楚地知道廚房經濟和化學的複雜手法，我明白地看出了這個女人的巧妙，她每天不得不欺騙自己兩個兒子的肚皮，來著活一個有著可憎的面目和醜惡的態度的流蕩青年。自然，分給我的每一小片麵包，都像石頭一樣壓着我的靈魂。我開始去尋找些工作做。從早晨我就離開了家，為着是不吃中飯，天氣惡劣的時候，我就在空場上，地窖裏盤桓着。在這個嗅着死貓和死狗的臭氣的地方，在狂風驟雨的喧聲下，我很快就看清楚了，大學是一個幻想，我到波斯去也許是更聰明的辦法。我也就把自己看做是一個白鬚的魔法師，他發見了一種方法，能够培植出來和蘋果一樣大的穀子，按會計算重量的馬鈴薯，並且一般想出了不少的對於大地有利的辦法，在大地上，這樣魔鬼般困難地過活的不僅是我一個人。

我已經學會了幻想非常的事件和偉大的動業。在生活困難的日子，這對我有了很大的幫助，而且因為這樣的日子是很多的，我也就更加熟習了幻想。我不等待外來的救助，也不期望幸運，但在我的身上，漸漸地發展了意志的固執，生活條件越困難，我就覺得自己越堅定，甚至覺得自己越聰明。我很早就瞭解，人是反抗他四周的環境而創造出來的。

爲着不餓，我走到伏爾加河去，走到碼頭上去，在這裏，容易賺到十五個至二十個科比。這個地方，在碼頭

去，流浪人，鑽手中間，我覺得自己是一塊插在白熱化的煤炭裏的生鐵，每天都使我充滿了尖銳的、刺激的印象。在這個地方，許多赤裸裸地貪婪的人們，生性粗莽的人們，在我的面前如同旋風一樣旋轉着，我喜歡他們對生活的怨恨，我喜歡他們對世界上的一切都採取嘲笑的和敵視的態度，我也喜歡他們對自己本身毫不關心的態度，我直接灌漑的一切，把我拖去接近了這些人，同時惹起了我的一種希望，就是浸沉在他們這種辛辣的社會中去，我讀過了伯列特·加爾特的和許許多多「俗流的」小說，更加激起了我對這種社會的同情。

以小偷做職業的巴式庚，以前是一個師範學院的學生，是遭到了殘酷的損害的肺病患者，他巧言善辯地勸導我：

「你怎麼啊，如同大姑娘一樣，想風流一下，又怕壞了名聲。對於閨女，名聲是她的全部資產，但對於你，却不是類上的一張糊吧了。牛有好的名聲，牠仍要吃乾草果腹呀！」

巴式庚的帶點紅色的頭髮，剃得像戲子一樣，矮小身體的輕巧運動，使人聯想着小貓。他指教我，保護我，並且我看出來了，他誠心誠意地希望我有所成就和獲得幸福。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讀過不少很好的書，他最喜歡讀盲特·克利斯托伯爵：

「在這部書裏，既有目的，又有中心。」——他這樣說過。

他愛女人，並且津津有味地與高彩烈地談着她們，這時，他因被損傷了的身體中，也起着某種痙攣；在這種痙攣裏，有些病態的東西，他激起了我的嫌惡的感覺，但我依然聚精會神地聽着他的談話，覺得他的這些話都是極美妙的。

「女人女人！」——他高歌着，他臉上的黃色皮膚湧起着紅潮，昏暗的眼裏閃耀着狂歡。「爲着女人，一切都願意去做。對待女人如同對待魔鬼一樣，是沒有罪孽的！想不出有比戀愛的更好的事情！」

他是一個有天才的小說家，輕便地就替妓女們編了一些悲嘆不幸的情愛的，令人感動的歌曲，他編的歌曲，在伏爾加河所有一切的城市裏歌唱着，他的這些歌曲裏，流行得最廣泛的是下述的一首：

「我不漂亮而且貧窮，

衣服也穿得很壞，

因此誰也不願，

娶我這樣的姑娘……」

一個鬼鬼怪怪的人特魯索夫待我很好，他是愛修飾的，穿得很漂亮，有着和音樂家一樣纖細的手指。他在亞德米拉特村有一間小店，掛着「鐘錶修理匠」的招牌，却是在銷售賊贓。

「馬克西墨契，你對於小偷的法門還沒有學會吧！」——他這樣對我說道，同時確確實實地撫摸着自己的斑白的鬚鬚，而且對我擠了一下奸猾並狂妄的眼色。「我看出來了：你有着別一條道路，你是一個有靈感的人。」

「有靈感的人，這是什麼意思？」

「呀，在他身上，對無論什麼事物都沒有嫉妬，只有好奇……」

這就對我的關係說來，是不正確的，我對許許多多的事物都懷着嫉妬；在這裏面，巴士庚用那種有着出人

意外的比較和圓轉的語調的和詩一樣的特調音調來說話的才能就激起了我的嫉妬我想起來了他的一樁戀愛故事的開頭的幾句：

「一個雲雲頗多的夜晚，我如同貓頭鷹躲在樹洞裏一樣，坐在貧窮的城市斯維耶斯克的旅館裏，這正是秋天，十月，在懶懶地下着雨，刮着風，好像被侮辱了的韃靼人在拖聲拖氣地唱着歌；這是一首無窮盡的歌與

——奧——奧——烏——烏——烏……

……這是她來了，她是輕巧的、蓋薇般的，如同日出時候的雲霞一樣，而在眼睛裏，却顯着欺騙別人靈魂的純潔。她用誠懇的聲調說道：「親愛的，不要責備我反對你。」我明知這是一種虛偽，却相信牠是一種真誠！我的理智知道得很肯定，我的內心決不相信！」

講述的時候，他抑揚地擺動着身體，閉着眼睛，並且常常用柔軟的手勢觸及自己對着心臟的胸部。

他的聲調是低細的、模糊的，但他的話却是鮮明的，牠們裏面有什麼像鶯一樣的東西在歌唱着。

我嫉妬特魯索夫，這個人妙趣無窮地談着西伯利亞、核甫、布哈爾，開玩笑地並且很惡意地談着主教們的生活，而且有一次神祕地說到俄皇亞歷山大三世：

「這位皇帝也是這一道的能手呵！」

我覺得特魯索夫是這個「賊黨」中的一員，他們在故事的末了，却會出乎讀者的意料以外，而成爲寬大的英雄。

有時候，在蒸熱的夜晚，這些人們渡過喀山小河去，坐在草原上、叢林中，喝着，吃着，談着自己的事情，而且常

常談着複雜的生活，談着異樣紛亂的人的關係，關於女人更加談得特別多。談着這些事物的時候，他們憤恨、悲痛，有時候更悲感交集，幾乎時常有着一種這樣的感覺：彷彿是在凝視着黑暗，凝視着十分不堪忍耐的意外事故。在有着一閃閃繁星的昏暗的天空下，在蒸熱的窪地裏，在稠密地繁茂的柳叢裏，我和他們住了兩三夜。黑暗中，在靠近伏爾加河的濕地上，船橋上的燈火，好像金蜘蛛向各方面爬動着，在許多黑黝黝的山邊，散佈着火的球塊和脈絡。這是富有的烏斯朗村的酒食店和住宅的窗戶在發着光。汽船在低聲地鼓輪破浪，水手們和狼一樣對板船上的隊商吼叫着。有個地方在用錘打鐵，哀愁地拖聲拖氣地唱着歌：「誰的靈魂在靜悄悄地朽腐着。」悲哀好像灰燼一樣由歌聲落到了心靈上。

更悲哀地聽着人們輕聲地隨意暢談的話，——這些人們沉思着生活，每個人都說着自己的遭遇，幾乎是彼此都沒有聽到的。他們在叢林下坐着或趟着，吸着烟捲，稀少地——不是貪杯地——啣點伏得加酒和啤酒，沿着想到的道路向後走到什麼地方去。

「呵，我碰到過這麼一回事。」——被夜的黑暗緊壓到了地上的某人說道。

聽到講故事的時候，人們都同意：

「也有着這樣，一切都有……」

「曾經有，」「有着，」「有過，」——我聽着這樣說的時候，使我覺得，在這一夜晚人們都好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後的時刻，——一切都已經有過，將來什麼也不能再有！

這使我離開了巴式庚和特魯索夫，但我仍然喜歡他們，根據我所經歷的全部邏輯，如果我和他們同路的

話，還是十分自然的。上進、開始學習的希望是遭到了侮辱的，這也推使我和他們接近着。在飢餓、嫌恨、憂鬱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不懂對於反對「神聖的財產制度」的犯罪是十分有能力的。然而，青年時代的浪漫主義却阻礙了我，使我避開了這條我曾經預定要進行的道路。除人道主義的伯列特·加爾特的和俗流的小說以外，我已經讀過不少正正經經的書，這些書籍，鼓勵我憧憬着某種不明瞭的，但比我見過的一切事物更加重要的東西。

同時，我又誕生了新的相知、新的印象。在和耶孚倫諾夫的宿舍并列的空場上，聚集有許多中學生在玩「攻城」的遊戲，我被他們中間一個叫做古利·潑列特涅夫的中學生所迷惑。他的面貌是淺黑色的，有着和日本人一樣的黑色的頭髮，臉上有着小的斑點，很像撒滿了的火藥，遊戲的時候是永遠快樂的、敏捷的，談話的時候是聰明伶俐的，他充滿了各種各樣天才的萌芽。而且，他也和一切天才的俄羅斯人一樣，憑藉自然賦給他的天資生活着，不努力加強並發展這些天賦。他具有對於音樂的銳敏的聽覺和偉大的鑑賞能力，愛好音樂，並且和葛人一樣彈着希伯來琴、三絃琴和手風琴，却不想去學習更高雅的和更困難的樂器。他是貧窮的，穿得很壞，但他的勇敢、強健身體的活潑動作，大大方方的姿勢，却是和這些東西很適合的。戴的破爛的汗衫，有着補綳的褲子，破了幾個洞的走穿了底的皮鞋。

他好像一個久經重病以後剛剛站立起來的人，或好像昨天剛從獄中釋放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在他看來都是新穎的、愉快的，一切事物都在他身上激起了興高彩烈的快樂，他如同火箭一樣在地上跳躍着。

他知道了我是怎樣困難並可怕地生活着的時候，就提議要我和他住在一起，並準備去擔任鄉村教師。我

就像這樣住在奇怪的、快樂的貧民窟——馬魯索夫克了的確，這個貧民窟是不只一代的喀山大學生所熟悉的。這是位在勒伯諾拉德街上的一幢半破敗的大屋子，彷彿是這些人由牠的所有者把牠奪取了；餓着肚子的大學生、娼妓、某些和幽靈一樣在自我毀滅的人、潑列特涅夫住在欄樓扶梯下的走廊上，這裏放着他的床舖，走廊的末端靠近窗戶的地市，放着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這就是所有的一切。有三扇門通到走廊上，兩扇門裏是住着妓女，第三扇門裏是住着一個患肺病的數學家，他是由教會學校的學生出身，是一個高高的、瘦瘦的，幾乎成了可怕的样子的人，長滿着栗色的硬毛，污穢的爛衣服也幾乎不能把牠遮蓋着；爛衣服上破了一個洞，令人恐怖地看到發青的皮膚和瘦削的肋骨。

他吃的東西，似乎只有自己的腳趾甲，把牠們嚙到流血為止，他日以繼夜地都在割着，計算着什麼東西，不斷地發出微弱的咳嗽聲。妓女們都怕他，認為他是一個精神錯亂的人，然而，因為憐憫他，却又把麵包、茶和糖放到他的門口去，他從地板上把這些小包裏檢起來，並且一一收受了，同時如同疲勞不堪的馬一樣喘噓着。如果她們忘記了或因某種原故而不能把自己的贈品送給他的時候，他就把房門打開，在走廊上，嗚嗚氣地喊着：「麵包！」

在他的陷在黑眼圈中的眼睛裏，閃爍着那種慶幸自己偉大的意識的狂人的傲慢，有一個矮小的駝背的殘廢人常常到他那裏去，這個人跛着一隻脚，在腫起的鼻子上戴着一付很深的眼鏡，斑白的頭髮，在懶廢者般的黃面孔上現着狡猾的微笑。他們緊緊地掩着房門，異常肅靜地沉默着坐上幾個鐘頭，僅僅有過一次，在深夜裏，數學家嗚嗚氣的激怒的喊叫把我驚醒了。

「但我要說，這是監獄！幾何學是一隻囚籠，是的！一隻捕鼠器，是的，一座監獄！」

駭背的殘廢人在格格地笑着，多次反反覆復地說着一些奇怪的話，數學家却突然大聲叫道：

「碰到鬼滾蛋！」

當他的客人走到了走廊上的時候，就聽見悉悉索索響着，用寬幅的亂七八糟的布片裏着，這是數學家，他站在門檻上，是長長的，令人可怕的，用自己的手指梳拂着頭上的亂髮，顛聲駭氣地說道：

「愛孚克里德，你是一個蠢東西，蠢——蠢東西……我證明了，上帝是比希臘人更聰明的！」

他用這樣大的力把房門關上了：在他的房間裏，有什麼東西跟着關門的響聲倒塌了。

不久我就知道了，這個人希望由數學出發來證明上帝存在，然而在他還沒有做好這事以前，他就死去了。
發列特涅夫在印刷所裏做工，擔任夜報的校對員，每夜賺得十一個科比的工資，如果我找不到工作的話，那末我們就這樣地生活着：一晝夜消費四磅麵包，兩個科比的茶葉，三個科比的糖。我却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做工，因為我還需要學習。我克服了有着極大的困難的科學，奇形怪狀地窄狹的、生硬的格式的文法，尤其迫苦了我，我完全不會把活的和困難的、隨意並且圓熟的俄羅斯話填入文法的格式中。但，不久我就很愉快，好像我「過早」就學會了，甚至應考了鄉村教師的試驗，因為年齡的關係，沒有得到位置。

發列特涅夫和我，同睡在一張床鋪上，我夜晚睡覺，他白天睡覺。他繼續夜晚沒有睡覺的，臉上仍是蹙眉的和炎紅的眼睛，早晨來了以後，我馬上就跑到酒食店裏去討些開水，誠然，水火爐我們是沒有的。以後，我們就以窗戶坐着，喝着茶，帶着吃麵包。古利·發列特涅夫把報上的新聞講給我聽，讀着酒精中毒的小品文作者的滑

「精詩紅色的舞衣，他對生活的諧謔態度，使我驚嘆，我覺得他對生活的態度，是和對那個胖臉的女人加爾金一樣，她是賣女人舊服裝的女商人和媒婆。」

他由這個女人那裏租得樓梯下面的一個角落，但他絲毫沒有付過房錢，他用快樂的談話、手風琴的演奏、感動人的歌聲來償付了；當他——次高音的歌手——唱着歌曲的時候，他的眼睛裏就閃耀着嘲笑。這個女人加爾金那年青的時候是歌劇隊的隊員，他瞭解歌曲中的意義，常常由她那種酒徒和食客般浮胖的、青色的面頰上鮮廉寡恥的眼睛中，漸漸地流着一串淚水，她用肥胖的手指從面頰的皮上抹去這些眼淚，以後就細心地用骯髒的手巾擦着手指。

「嗚，親愛的古利——她嘆息着說道——您是一個歌劇家呀！您是有點運氣，讓我來安排您的命運吧！我會經替許多青年人介紹過女人，這些人的心靈，都是因為孤獨的生活而感到苦悶的呵！」

「一個這樣的『青年』就住在我們這幢屋的樓上。這是一個大學生，確皮工人的兒子，中等身材的青年，胸部很闊，有着奇形怪狀的窄狹的腰，好像銳角向下的三角形，這是稍稍有點破裂的角——這個大學生的腳掌是很小的，好像女人的一樣。他的頭深深地縮到了兩個肩膀裏面，也是很小的，披着髮一樣的栗色的頭髮，在蒼白的、沒有血色的面孔上，陰鬱地瞪着一對突出的綠色的眼睛。」

他違反父親的意志，如同無家的野狗一樣忍飢受餓，經過很大的困難，才在中學畢業了業，並昇入了大學，但因爲他有着一些深沉的、柔和的低音，他也就希望學得歌曲了。

加爾金使他捉住了這樣的運氣，把他介紹給一個四十歲的富有的商婦，她的兒子已經是大學三年級

的學生，她的女兒也在中學畢業了。這位商婦是一個瘦削的、平凡的、和士兵一樣爽直的女人，憔悴的、和尼姑一樣寡慾的面孔，很大的灰色的眼睛，隱藏在黑色的眼窩裏面，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圍着一條已經過時的絲頭巾，她的兩隻耳朵上，顫動着鑲有翡翠的耳環。

有時候，夜晚或早晨，她來找自己的大學生，我不只一次地看到，這個女人怎樣準確地跨進門來，以果決的步伐走過院子。她的面孔是顯得可怕的，口唇是這樣緊緊地閉着的，幾乎看不出來了，眼睛是大大地睜開着的，定命地、悲痛地向前張望着，但好像她是盲目的。不能說她是醜態的，但在她身上，顯明地覺得緊張，她的更醜陋的是，好像她的身體拖長了，她的面孔痛得縮起來了。

「看呀，——潑列特涅夫說道，——的確是神經錯亂的！」

大學生討厭這個商婦，對她躲避着，但她的確好像一個毫無慈悲心的債主或偵探一掙迫害着他。

「我是一個怕羞的人，」——他喝了酒的時候懺悔道。「我是爲什麼要去唱歌的呵？和這樣的醜女人和木偶勾搭在一起，是不會讓我上台的呀，不會讓我上台！」

「斬斷這條牽拖的線索吧！——潑列特涅夫這樣忠告他。

「是的。但我可憐她不是對她馴伏，而是對她憐憫！如果你們曉得她是怎樣的話——唉……」
我們早知道了，因爲，有一天夜晚，我們聽着這個女人站在樓梯上用細微的、戰慄的聲音懇求着：

「看基督的面吧……親愛的鴿兒，聽看基督的面吧！」

她是大工廠的女主人，有房產、馬匹，把幾千盧布捐給過助產學校，却和乞丐一樣，懇求別人給予情愛的篇

捨，

喝過茶以後，波列特涅夫就繼續睡覺，我也就到外面去尋找工作，很晚才回到家裏來，當時古利又要到印刷所去了。如果我帶來了麵包、臘腸或煮熟的「牛雜」的話，我們就把這些東西平分，他把他的那份帶去了。剩下我一個人，我就在馬魯索夫克宿舍的走廊和甬道上散步，觀察那些對我們說來是新來的人們怎樣生活。房屋被他們擠得很滿了，好像螞蟻堆一樣。在他們那裏，滯留着什麼東西酸澀的、刺鼻的臭氣，四處角落裏都隱匿着濃厚的、對人們懷着敵意的陰影。牠從清晨到深夜都曬着；縫紉機不斷地嘩嘩地響着，歌劇的歌唱隊員練着嗓子，大學生低聲地哼着音階，喝得爛醉的、神經半錯亂的戲子高聲朗誦着，宿醉未醒的妓女們神志昏亂地狂喊着，這使我發生了自然的、但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這一切是爲什麼呢？」

飢餓的青年中間，有一個栗色的、禿頭的、頰骨很高的人在無意識地搖擺着，這個人是大腹便便的，有着細巧的腳、大嘴、和馬一樣的牙齒，——因爲這些牙齒，就替他起了一個綽名——「栗色馬」。他和自己的親屬——西姆比爾斯克的商人——打了三年的官司，並且逢人就說：

「我雖然不願活下去，但要粉碎他們！走到世界上去，去做乞丐，也要靠施捨的東西來活三年，在那以後，我要由他們收回一切，這會使他們窮得乾乾淨淨，我把一切都贈送人家，並且問他們：魔鬼們，怎麼樣了？怎麼樣呀！」

「馬，」這就是你一生的目的嗎？」——有人這樣問他。

「我全身、整個心靈，都以此爲目的，除此以外無論什麼也不能做呀！」